

深读·封面故事



▲获奖后,殷傲宇(中)成了同学们眼中的“小明星”。

“殷傲宇,你成了名人啦!”
“殷傲宇,出国带着我吧,带着我吧!”

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园里,升旗仪式一结束,孩子们立刻把四年级男生殷傲宇围了起来,咯咯地笑着,七嘴八舌地嚷嚷。几个男孩子前后摇晃着殷傲宇,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几乎站不住了。

升旗仪式前一周,这个男孩轻轻地捡起操场上一个塑料袋,这一切被校长看在眼里。随后,殷傲宇获得了山师附小历史上对学生发出的最高额奖励——一次免费日本修学游!

这是校长无意间为全校老师和学生出的一道测试题,只有这一个孩子答对了。然而,因为这件“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儿”,使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这句话刻在了孩子们的心里。

“我就是看着它烦”

十几天前的一个早晨,秋露微寒,秋风静静地吹过校园。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在操场上飘来荡去,一会儿停在水池边的台子上,一会儿又向操场中央飘去……

7点40分,沉寂了一夜的校园里渐渐欢闹,到处是匆匆的脚步。

此时,进了校园的孩子们,有的打着哈欠,慢慢地走向教室,有的蹦跳着向前跑着;此时,老师们拎着包,抱着报纸或作业本,步履匆匆;此时,山师附小校长苗禾鸣与党支部书记刘其彬站在操场东北角的树下,看着上学的孩子们。

校园并不大,南北与西面挤满了教学楼,只有环抱中一个小小的操场,铺着塑胶跑道,红绿相间。

很快,那只塑料袋飘进了校长的视线,但他没有马上走过去,终止塑料袋的旅行。他仍然静静地站着,“不管谁捡起来,我都打算好好表扬一次。”苗禾鸣对刘其彬说。一个小小的测试就这么形成了。

脚步并没有停止,粉红的、黑灰的、白的运动鞋,高跟鞋从它旁边走过,掀起一阵阵小旋风,有的从它身上一脚踏过,塑料袋飘来荡去,停下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塑料袋忽悠悠飘到了小男孩殷傲宇脚下,他刚刚匆匆地跑进校门,觉得自己快要迟到了。然而,白色塑料袋还是让他停了下来。他捡起塑料袋,正要继续跑,一个声音叫住了他:“同学,你过来一下!”

“你捡塑料袋做什么?”殷傲宇“蒙”了一下:这真是奇怪的问题。他仰起头,看到校长的脸。

“扔到垃圾箱啊!”

“你为什么捡它呢?”

“飘来飘去的,我就是看着它烦!”

听到这天真的回答,苗校长和周围的老师都笑了。

“别树成榜样”

当全校老师和同学知道这件小事时,已是一周以后了。当升旗仪式上,校长宣布奖励殷傲宇一次日本修学游的机会时,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。

很快,学生静了下来。一个声音洪亮的孩子作了国旗下演讲,主题是《勿以善小而不为》。这是这个学校每周升旗仪式上保留的节目。

“同学们知道吗?苗校长曾在学校里做过一个测验……捡垃圾袋本是一件小事,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不去做。类似的小事在生活中无处不在,但真正去做的人却很少。”这个孩子说,“节日期间跟爸爸妈妈去公园玩,如果大家都安安静静地排队,公园里就不会那么乱了;在餐厅里,只要每个人都不大声喧哗,餐厅肯定就

重奖小学生之后

文/本报记者 徐洁 片/本报记者 郭建政

会安静下来……”

升旗仪式一结束,孩子们立刻把殷傲宇围了起来。

“要是我看到我也捡,这不是应该做的吗?”

“嘿,下了课得去操场捡塑料袋啊!”

“早知道我也去捡了!”

“现在去捡,早就晚了!”

四年级(14)班的孩子们兴奋得难以安心上课。班主任老师朱立金干脆把第一节语文课开成了班会。

正如校长苗禾鸣事先预想的:这确实是一件人人都应该做的小事,如此具有“震撼”效果的奖励会不会把孩子们单纯的心理引到某种功利的轨道上去?他事先给老师们打了预防针:“别树成榜样”,要对孩子们强调,做好事并不是为了图好处,“做一件好事,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好处?你能说得清楚吗?”

班会上,朱立金老师讲了另一件小事:前不久,两个同学用香蕉大战,老师罚他们把教室打扫干净,殷傲宇主动说:“老师,我能帮他们打扫吗?”正如校长在作出奖励决定前所了解的那样,她想告诉她的学生,殷傲宇被奖励不是撞大运,爱护环境是他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。

她对孩子们说,更重要的不是去捡垃圾,而是做到不乱丢垃圾,比如吃午饭用过的餐巾纸,比如包吸管的塑料皮……

奖励后,心理还会那么单纯吗?

“爸爸,今天我们学校一个同学因为捡垃圾袋,被校长表扬了。要是我捡到就好了!”

吃饭时,听到儿子的这句话,家长张立勤(化名)简直要笑喷了。他知道儿子也是一个爱护环境的孩子,他注意到,每次在放学的路上喝完牛奶,儿子总是把袋子握在手里,直到看到垃圾箱才扔进去。“不乱扔垃圾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,但要求每个人做到捡垃圾,这个道德标准是不是过高了?”张立勤说。

让他担心的还有,做好事,应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。如

此有“震撼力”的奖励,当孩子们再次捡起垃圾袋的时候,心理还会那么单纯吗?

9岁的殷傲宇得到了表扬,个别老师却被校长点名批评。“一个9岁的孩子能主动捡起来,为什么有些老师路过却视而不见呢?”苗禾鸣在当天的办公会上说,你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,自己做到了吗?被点名的老师则大呼冤枉:手里抱着书或者报纸,真是没看见!

“其实,老师也是普通人,当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如此,不能要求老师超脱其上。”苗禾鸣说,那天早上旁观的时候,他就想好了,如果有老师捡起来,他考虑授予这位老师终身教师的荣誉,学校为老师购买人身保险,每个月还将享受特殊津贴的待遇。

一次日本修学游自费8000元左右,在山师附小,每年只有少量被投票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才能获得赴国外修学的资格。

“绝对不是小题大做,更不是人为炒作。”苗禾鸣说,长期以来片儿汤似的德育说教太假太空了,一味拔高的、假大空的东西其实是毒害了孩子,我们几乎没有给过孩子们真正的公民意识教育,看起来“过分”的表扬只是为了给孩子们一点触动和激励。

出国修学游的奖励方式,是该校历史上的第一次。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,苗禾鸣觉得,区别于一朵小红花或一袋小零食,这种奖励方式“把孩子当成人,而不是当成小动物”。

奖励发出三周后,他发现,以前饭后扔到餐厅台阶上的餐巾纸少了。朱立金老师也发现,午餐过后,教室地面上的垃圾也不多了,原来扔在垃圾桶周围的垃圾,现在能规规矩矩进到桶里了。

苗禾鸣并不觉得单纯一个表彰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,但只要每个孩子都能意识到自己有保护环境的责任,这就够了。

他记得自己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时,经常看到一位外教捡拾操场上男生们扔的碎啤酒瓶碴,即使在当了多年的校长后,灰白头发的西班牙老太太弯

腰弓背捡垃圾的身影仍然刻在他的脑海里。

好孩子都是家庭培养的

“你这两天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?”爸爸问殷傲宇。

“我知道,我骄傲了……”

“如果其他同学遇到,肯定也会像你一样做,你只是很幸运地被校长看到了,”爸爸说,“你要知道,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。”

突然“走红”让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男孩倍感窘迫。在朱立金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,他嘟着嘴,胖乎乎的小脸面无表情,悄悄地站在教室门外,露出半个脑袋,听着老师说什么。当记者的镜头对准他的时候,他又拉下鸭舌帽挡住了脸。

“阿姨,你知道吗,我不想出国,因为我英语不好,”殷傲宇对记者说,“我妈妈对我要求很严,我已经换过5个数学家教,7个语文家教,8个英语家教了。”

回到家,殷傲宇对妈妈说:“妈妈,校长表扬我了,阿姨采访我了,可是,我学习不好,也很马虎。”

“捡塑料袋这件事你做得很好,不够好的地方还要继续努力呀!”妈妈岳进发现,儿子的眼神亮了一下,表彰带给儿子更多的自信,这是她尤为高兴的,“他只是一个不做作的小孩,帮助了别人会很开心。”

虽然没见过殷傲宇的父母,但苗禾鸣仍然坚持认为:“好孩子都是家庭培养的,绝对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,只有父母才是孩子的终身老师。”

做了近20年教师的朱立金则认为,德育教育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,学校教育与社会、家庭教育的割裂。

朱立金也曾注意到,放学后,有的孩子走出校门接过家长手里的雪糕,随手把雪糕纸扔在了地上;还有一个孩子,就在学校门口,一边吃着妈妈刚买的烤地瓜,一边把皮剥了一地。

“所谓的5+2<3,孩子们在家呆两天,学校就白教了。”苗禾鸣说,“很多家庭不会教孩子学

坏,但不知不觉中,会让孩子变得自私”。

学校每年组织多次出国修学游,对比之下,国外安静的餐厅、汽车给行人让路是给孩子们上得最直观的一课。“有时候,我们的孩子走在国外的路上,马路有多宽,队伍就有多宽,”回到大巴车上,礼仪教育是每个带队老师都要反复强调的。

美德是可以培训的

“爸爸,如果我遇到塑料袋,我也会捡的,因为如果我不做,就得别人来做,那样环境就会一点点变坏,”这个“小事”成了全校很多家庭饭桌上的谈资,在中学当老师的王先生听到儿子这么说很感动,这是他这代人很少去做的事儿。

“现在的人啊,都太功利了,这个奖励给家长们提了个醒。”周峻是一名初一学生的妈妈,她与省城50名妈妈一起开办了全公益的“美德培训班”,与孩子一起学习、成长,在功利化追求之外,她们希望把简单和美好的精神品格融入孩子的生活,期望每个孩子长大后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。妈妈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:“美德是精神斗士夜以继日锤炼出来的肌肉张力。”

“成功的人未必是优秀的人,优秀的人要具备善良的生命,丰富的心灵,自由的头脑,高贵的灵魂,孩子,你首先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,”周峻和儿子经常进行“参禅”似的对话,儿子学习一直很好,她认为,自律与责任感也是由优秀的品质而生的。

“美德培训班”最近的一次课程是在济南南部山区户外拓展,50名参加拓展的中外籍孩子,每人手拎一个塑料袋,爬山的时候,随手捡拾沿途的垃圾。垃圾这么多,怎么捡得完?这么做有什么意义?“周围的环境有了改善,这就是意义。”周峻这样回答孩子们的疑问。

周峻讲了自己的儿子岳云川在今年暑假中遇到的一件事。当时,岳云川经过大观园附近时,看到一个牵着小男孩的妈妈走着走着突然晕倒了,小男孩吓得嚎啕大哭,围观的路人也不敢上前,岳云川走过去,用自己的手机打了120,救护车很快赶到,把生病的妈妈接走了。

11月,山师附小到加拿大的访问团又要出发了。苗禾鸣说,到2050年,我们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,我们现在的孩子也60岁了,如果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还像今天一样,那我们这些教师和家长岂不成了罪人?